

假日陷阱



(日)大树春彦著

知识出版社

硬派侦破推理系列

假日陷阱

大树春彦著

.....

知识出版社

京新登字 188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假日陷阱/大树春彦著, —北京: 知识出版社,
1994. 10

(侦破推理系列丛书 3)

ISBN 7—5015—1202—7

I. 假… II. ①大…… III. 推理小说—小小说—当代
IV. 1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4)第 10855 号

假日陷阱

大树春彦著

责任编辑: 杰夫

封面设计: 天亲木

出版发行: 知识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湖南广播电视报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MM 1/32

印 张: 7 字 数: 16 万字

版 次: 199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书 号: ISBN 7—5015—1202—7/D. 28

定 价: 6.00

内容提要

海滨别墅，一件阴谋正在进行中。天明，人们发现了大街上一座小山似的花堆，扒开鲜花，里面赫然是山村芳子的玉体，如同白色鲜花，散发着青春的光彩……。

案件轰动全城，片山刑警绞尽脑汁，不得其所，忽报东面野山一小屋又一女尸横陈。不久，恋人又告失踪……

一个陌生的女人电话，一枚胸针的邮包，一个又一个线索都毫无头绪，使案件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寻上门的女郎，古怪的出租车司机，一段残留的肉体上终于记录了犯罪的证据。

目 录

- | | |
|-----|------|
| 第一章 | 花节裸尸 |
| 第二章 | 古寺奇案 |
| 第三章 | 蛛丝马迹 |
| 第四章 | 神秘来信 |
| 第五章 | 波澜迭起 |
| 第六章 | 真真假假 |
| 第七章 | 天堂大火 |
| 第八章 | 幽会男女 |
| 第九章 | 真相大白 |

第一章 花节裸尸

这是花节，横滨历史上最盛大的节日。早在半个月以前，社会各界就精心的做着筹备。鲜花的采集，花车的设计，活动的安排，游行路线的策划，花仙子的评选……广告公司凭着大好机遇，到处广告，各商家早早就亮出了花节的牌子，大门前搭起了鲜花簇拥的牌楼，气球五彩缤纷，飘荡在上空，彩旗迎风而展，迎宾小姐笑靥如花，妩媚多姿……在千千万万的忙碌者中，人人都在盼望着，梦想着这一天的早日到来，唯有一种人提心吊胆，颤颤兢兢而又无可奈何的等待着它的到来，他们就是——警察。

这又是女孩子天天梦想的日子，一位诗人曾写诗赞曰：“女人是花的影子，花才是女人的真身。”在人们心中，花与女

人总是紧密相联的，花开花落也总是形容女人的，更不用说花容失色，闭月羞花等词了。因此，在日本，女孩最盼望的就是花节了，而在花节上，最令人兴奋和自豪的莫过于成为花节的花仙子了。这是在全城评选出的十六至二十岁的冰清玉洁的女子。她们是所有女子的荣耀和榜样，所有男子梦寐以求的对象。

在所有所有花仙子之中，最最值得自豪的便是花仙子中的花后了。

.....

花节终于来到了。

当天刚刚露出晨曦的时候，街上便人声鼎沸了。人们打扮得花枝招展，纷纷走上了街头。各家门前都摆满了樱花，三月，这正是樱花盛开的季节，也是日本人心中春天的开始，人人脸上都洋溢着春天的喜悦，满面春风。

瞧瞧，来了一队小姑娘，清一色的学生装，蓝上衣，白裙子，十四五岁模样，蹦蹦跳跳的，东瞧瞧，西望望，一会儿跑，一会儿跳，叽叽喳喳的，小麻雀一样。

紧接着来了一群大姑娘，出奇的齐整，与刚才这群小姑娘不同，她们是稳重大方，虽是适度的微笑，但脸上依然掩藏不住满心的骄傲和自豪。哦，对了，她们就是花节的宠儿，鲜花的象征——花仙子了。用不着去观赏身边五颜六色的鲜花，她们自身便是洋溢着生命美丽的光环的鲜花，便是人们注目和赞赏的中心。太阳升起来了，大好的晴天。

人潮满起来了，盛装的节日拉开了帷幕。

不知从何处响起了第一声锣鼓，于是便锣鼓喧天，鼓乐齐鸣，直冲九霄。

不知从何处传来第一声叫好，欢乐的呼声此起彼伏，充盈在这拥挤的空间。

不知从何处驶来了第一辆花车，于是成群接队的花车便鱼贯而出，徐徐游开动

不知从谁手中撒出了第一把鲜花，于是鲜花便飞向了空间，飞向了花车，飞向了人群，飞向了街道的每一个角落。

.....

祝福升起来了，愿人们的每一天都快快乐乐，愿每个人的生命都象鲜花一样灿烂光辉，愿这个世界每个地方都春意盎然，愿春天长驻，生命之树常青。愿人间充满了温情、友爱、关怀与歌声，摒弃那些丑恶，虚伪、嫉妒、仇杀……

空间太小，太拥挤了。人群、鲜花、喧闹、歌声、笑声、祝福……都拥塞在这窄小的空间，拥挤得警察们愁眉苦脸，默默的注视着人潮，他们的每一根神经都高度紧张，象要断裂的弦。

是的，出发前，田中警长专门讲了话，这在横滨警署，还是破天荒的头一遭。这次花节太盛大，太重要了，出不得半点差错。谁的管区要是出了问题，那他下半辈子的前程就完了。你说，每个刑警能不紧张？

在这中间，唯有一个警官悠然自得。这就是片山刑警。这是个身材魁梧的棒小伙子，当初警校毕业以第一名的成绩分到了横滨。小伙子一身好功夫，一副好身材，一个好大脑，外加英俊面孔，实在是个出类拔萃的人材，干事也有钻劲，有冲劲。可就是太吊儿郎当，自行其是，凡事自己正确，老子天下第一，无视警署纪律，说怎样就怎样，虽然最终把案子都破了，并且比较迅速，但手法和过程却越了轨，打破了警署历史以来的经验和程序。关于这点，田中警长有句评价：“活儿漂亮，手段不

佳”，末了再来一句：“屡教不改，不可救药。”

说归说，片山刑警依然我行我素。譬如今天，早上早操他就未到，却自己套了一件高档西装，呷着雪茄，慢悠悠的荡上街头，俨然一副富家少爷的公子哥儿派头，瞧那眼睛，东望望，西瞧瞧，抓头搔耳的，委实不得安份，一看就不是个好主儿。

“花车来了。”不知是谁喊了一句，于是人潮自动向两旁分开，象一把刀从中劈开了水面。中间空出一条4米宽的直道来，人人都伸着脖子，掂起脚跟，向前张望着。小孩子在大人们的腿间窜来窜去的。

“哎哟！”有位妇女的乳房被谁抓了下，扭头去看时，却都是一样的面孔，被别人占了便宜也只得往肚里咽，很快，心里的不快便被激动的向往抓住了。

有专门趁此混水摸鱼的，有小偷，不看花车看口袋，他们知道，越是热闹，越是他们活动的天堂，而在此情况下，人们也往往顾不得那么多了。这可苦了警察，要管又管不了，不管又怕出大乱子，怎么办？抓一二个杀杀威风，既镇住场面，又好向上司交待。

“流氓！”突然一声怒骂吸引了片山刑警的注意。循声望去，只见一位年轻美丽的少妇满脸怒容，边系衣服边望身边的人，原来不知是谁趁她不注意解开了她上衣的扣子，扯下了她的乳罩。可是人人脸上都挂着笑，一齐望着前边的花车，似乎谁也没有留意她的存在，她满腔怒火却又无处去发，到头来只好作罢。

太过份了！片山想。这已超出了玩笑的界限，是地道的流氓行为，他挤近少妇，逐一察看妇人身边的看客。

对了，肯定是他，妇人右边的那个家伙。片山凭刑警的职

业敏感一下子就认定的。是他没错，那虚伪的微笑里夹杂着得意和窃笑，眼睛虽望着远方，眼角却在偷窥着少妇，这人约三十多岁的样子，一身黑色西服，头发梳得油光可鉴，庄重的脸容，鼻梁高大挺直，嘴唇左上角一颗硕大的黑痣。乍一看，这人是稳重有气质有事业心的理想男子。可片山认定他是个不安份的主儿。“也许这还是条大鱼呢。”片山想，他心中一阵兴奋。

他决定跟踪下去。

这人肯定很机警，他的跟踪要相当隐蔽，因此，他很小心地靠近，并与他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同警察能很快认清罪犯，识别罪犯一样，那些罪犯也能非常敏感的识别警察，因为只有警察才是他们最大的敌人，不重视自己的天敌，才是不可能的事。

那人往前挤过去，片山也悄悄的跟了过去。

花车队终于过来了。最前面的是一辆高大威猛的花车。车的四周花团簇拥，全是用花枝包装起来的，天空中扎有彩虹，彩虹后面扎有月亮，月亮映衬下有一只吉祥鸟。在花车的四周，并排列着一群花仙子。姑娘面带微笑——那是发自内心的喜悦，流露出的是鲜花一样夺目的生命光彩——左手轻挽花篮，右手频频向四周的人群撒放鲜花。

人群欢呼起来，纷纷举起双手，去接那象征着吉祥如意花瓣。有的伸手高高举起手中的孩子，孩子又伸出自己胖胖的小手。花仙子姑娘们也特意把鲜花撒向孩子身上，乐得孩子连声欢呼，孩子父亲谢声不已。

坐在花车最上部靠前方的是花后了。她是所有花仙子中评选出来的佼佼者，是今天最荣耀最光彩的人，她的坐椅是一

个用花枝扎起的莲花宝座。她亲切的微笑着，频频颌首，轻轻摆动着手中的花枝，让彩绸迎风飘飞，配上那天生丽质的容颜，真显得溢彩流光，宛如天仙一般，招致人们的阵阵喝彩。

片山刑警也被花后所深深吸引住了，他不由伸出手去，去迎花仙子们撒放的鲜花，和着群众的欢呼叫好。

突然，他发现，他跟踪的那个人沉默了，静静的立在那儿，眼睛死死的盯着花后，一动不动，那目光既柔和又阴森，让人感到阵阵寒心。在欢乐的人潮中，他宛若另外一个人，只紧紧的盯着花后，并随了花车的移动而慢慢的跟下去。

片山刑警也悄悄的跟了下去。

紧接着后面的花车也来了，人们开始载歌载舞，欢度佳节。车队象一条河，缓缓的流了过去。

片山跟了一段后，那人陡的似乎发现了什么，站着不动了，回过头来前后张望了好久，确信没有人对他的举动有所怀疑后，便定定的看着花车队慢慢远去了。

片山松了一口气，却又若有所失。蓦地，他发现了自己刚刚谈的女朋友中川幸子，便轻轻的挤了过去。

.....

夜幕降临了。乌云陡的漫了上来，遮住了满天星斗的夜空。

在夜幕下的海滨某栋别墅里，黑森林的夜里亮着一盏孤寂的灯，四周人迹罕至。

突然，万籁俱寂的夜里，传出了一声惨呼，从别墅里扩散开来，渗入这平和宁静的夜里，然后，一切又归于平静。

海里涌起了波涛。

.....

经过一天狂欢的城市悄然入睡。人们都疲劳了，带着希望，带着向往，带着祝福，悄然走进了梦乡。

警察先生们也终于舒了口气，令人提心吊胆的狂欢终于过去，平安无事，多么完善的结局！

城市的街道出奇的安静。

不知从何处驶来了一辆大卡车，满载着一车鲜花，从街上轻轻开过。

一定是白天游过行的花车了。看见的警官都这么想。

卡车开过来，在一条宽阔平坦的大马路上停下来，然后车斗徐徐翘起，原来是一辆翻斗车。满满的一车鲜花被倾倒在大街上。

在倾倒的霎那，有什么重物沉沉的碰在了地面上，发出闷闷的撞击声。

然后，卡车风驰电掣般的离去。

谁也没有注意它的来去。

是的，狂欢的白昼都没有事情，难道宁静甜美的夜晚还会发生什么？

.....

清晨，当片山刑警还在梦乡时，床头柜上的传呼突然鸣叫起来。

“喂，早安。”不得已，他拨通了电话。

“我是田中警长。”

“哦，是警长呀，有啥紧急事？”他颇感意外。

“你还在梦乡吧。”

“哪里，哪里，正在晨练哩。”片山打了一个呵欠。

“赶快来警署，发生紧急事件了，十五分钟赶到。”田中懒

得跟他啰嗦了，直接下了命令。

“是。”

“妈的”！放下电话，片山不由骂了一声，只得急急穿衣起床，直奔警署。

“究竟发生了什么？”片山想。他知道，一定发生了相当严重的事情。

赶到警署，正赶上坐上警长的车，直奔出事地点。

原来，凌晨五点钟，当两名清洁工开始清扫福田大街时，发现街道上一座小山似的花堆，开始还以为是某个单位偷懒而偷偷倒下的垃圾。

于是她们叫来垃圾车，准备清理掉，因为白天这条街道上车水马龙，非常繁忙。可是当她们清扫的时候，却发现有什么东西在里面，等打开花堆一看，竟然是一具女尸。于是便急忙报了警。

女尸为一年轻女子，全身赤裸，一丝不挂，尸体已僵硬。

片山走近一瞧，心中当时不由一阵发紧，这不就是白天花车上的花后吗？他不由惊讶出声。

“什么？”田中警长也大吃一惊。

满以为花节已平安而过，没想到在最后关头出了问题，而且出的问题太大，花节花后当晚被害，这个漏洞可不小，一定会轰动全日本，甚至被世界其他报纸转载。

“完了，自己这辈子的前程就此完了。”田中心中一阵悲怆。

验尸官萩原过来报告：“尸体没有任何创伤，估计是被药物致死，有奸尸迹象，这里不是作案现场。”

“屁话，这些还用你报告吗？谁都看得出来。身上没有伤

痕，当然是药物致死啦，这里更不可能是作案现场。”田中肚子里憋了一团火，正愁没处发泄。

“完了吗？”片山在旁圆场问荻原。

“验尸完毕。”荻原回答。

“还不快运回警署解剖，清理掉垃圾，等新闻记者来采访呢？”田中这满脑子想的就是明天如果见报该会接收到多个电话了，其中当然也包括东京警厅的电话。

“仔细清理，看是否还有其他痕迹。”片山补充了句。

“没有。”荻原清理过后说。一点蛛丝马迹也没有留下，作案真干脆。

“死者身上难道没有精液？”田中问。

“有。”

“这不是罪证是什么？”

“可是……”荻原脸红了。他本想说，在没有找到嫌疑犯或罪犯之前，精液也是毫无价值的。罪犯深知这点，因而才留下这点痕迹，这说明罪犯并不在乎。

“回去吧。”片山打破僵局说。

“片山君，这个案子就由你来负责了。”田中吩咐道。

“是。”片山一脸肃容。

尽管百般遮掩，消息还是不径而走。那些新闻记者真是无孔不入，第二天，各大报纸就相继登出了消息，一时间，花节裸尸案轰动全国，闹得田中叫苦不迭。

关于这点，片山早已溜之大吉，再也找不踪影，新闻记者根本就没法见到他的人影。

他要去做的工作首先是寻找线索，包括确认死者的身份。精液已经化验出来，但只能对今后的定罪有帮助，死因也已查

明，是一种全日本到处都能找到的毒药，是夹杂在饮料中给死者喝的。饮料是一种进口的外国饮料，但也不能说明什么，全日本大街小巷都可买到这种饮料。除此以外，便是一车樱花，应该有它的出处。但是恰值花节，鲜花到处可见，去搜罗一车樱花简直不费吹费之力。除此以外，再无其他线索。

夜晚值勤警察说，的确看见一辆卡车拖了满满一车鲜花驶过，但并没留意，关于卡车的特征也很模糊。主要是他们根本就不会相信卡车会出事。

死者名叫宫本宣子，本年度花节花后，父亲宫本五雄，为日本巨商，母亲早死，没有兄弟姐妹。

凶犯杀人动机是什么？杀人后又为什么要故意抛尸花节大街上？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如果说是仇杀，宫本宣子一向待人和善，人缘很好，根本就没有仇家，是情杀吗？宫本宣子还未交男友，而且眼下也没准备交男友，情杀排除可能。谋财害命？宣子没有兄弟姐妹可以争夺财产，也没有继母，只有她一个继承人。花节那天，身上根本就没有带上钱，何来谋财动机？况且，这天是宣子最出名的一天，谁吃了豹子胆，敢谋害花节花后？况且，不管何种动机杀了宣子，也没有抛尸大街的道理，这不是明摆着要引起轰动，向警方挑战吗？

片山困惑了。

“下一步怎么办？”身边的助手何野一男问道。何野一男是个刚参加工作的小伙子，一脸娃娃像，工作很卖劲，就是有点冒失，而且贪杯。

“调查宫本宣子的家庭。”片山沉思片刻后说。

宫本五雄已经五十开外了，头发已经稀落，个子不高，五官不怎么令人喜欢，真不知怎么养出了这么美丽漂亮的一个

女儿，他自打四十三岁上死了妻子宫本纯子之后就没再娶，至于背地里养了多少情妇，就不得而知了。宫本为人刻薄，阴险、狠毒，早期是一个小零售商，做投机生意赚了不少钱，然后，就放高利贷，靠残酷的剥削别人而发了大财，不少人因此而倾家荡产。他是那种典型的把快乐建立在别人痛苦的基础上的那种人。

对于女儿宣子，他从来就不过问，除了每周的零花钱按时给以外。他从来就认为，没有什么比金钱更重要的了，有钱，然后才有一切，这就是他的处世哲学。他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他一生都在追求金钱，因此，对于女儿，认为除了给予金钱上的支持就足够了。连最重要的东西都慷慨给予了，他还有什么愧之处？

花节那天，他并没有加入狂欢的民众行列。那不是高贵的娱乐，他认为。上午他在一栋私人别墅里和情妇幽会，下午在横滨按摩院里泡了半天的桑拿浴。晚上，迎接他的是另一个青年女子。

上田清水出身贫寒，父母皆为平民，天生丽质的她很感委屈，不甘心自己被埋没的命运。十八岁那年，她只身上东京打工，凭一副妩媚的面孔和丰满的身段当上了东京假日饭店的女招待。一个偶然的机会，她结识了富有，好色的宫本五雄，轻易的倒进了他的怀抱，并把她带到了宫本家中。对于宫本而言，清水只不过是他的一个轻易到手的猎物罢了。

当他走进大门的时候，上田清水正在客厅等着他。

一见到宫本，清水就急忙迎了上去，搂住宫本一阵乱亲。

“哎哟，死冤家，在外边哪儿鬼混去了，把我一个人晾在家里，孤孤单单的，好不寂寞。”

“哪里，哪里，我在忙公务嘛，还能忘了我的小亲亲？”官本有点应付不过来，毕竟是上了年纪的人了，体力日衰，渐感力不从心，又要同时应付几个年青女子的情热。

清水是青年女子，正当精力旺盛，欲望强烈之时，当与官本相识投其怀抱后，金钱上日见宽裕，满足虚荣的各种手饰也都渐渐买齐了。随着物质欲望的满足，渐渐的她感到官本老了，总没法发泄自己旺盛的生命力。

清水的手没遮拦，开始到处乱摸乱碰了。

“规矩一点，这里是客厅。”官本小声道。

“怕什么嘛，这里又没有外人。”

“我刚回来，好疲劳，也该让我休息休息嘛。”

“那好吧。我等你。”清水深深的抓了一把，然后才放手说。

腰身一闪，飘然上楼去了。

她只穿了一件睡衣，睡衣很透明，有什么在里面一颤一颤的，看得官本眼睛都直了。

黑夜降临，正当官本女儿被害之时，他走进了清水的睡房。

清水斜躺在床上，正在抚摸一只白猫逗乐，薄薄的睡衣轻轻撩起，一双玉腿全部展露在外。官本进房，她只冲他嫣然一笑。

由于长年的酒色无度，官本老了，确实老了，只是为了维持上层社会的虚荣和他自己一点可怜的男子汉自尊才竭力应付。他已提不起年青时的那股热情与锐劲，要摸一摸那青草般的部位，嗅一嗅那青草般的芳香，才慢慢提起那股青春之气，才有点激昂的斗志。

他伸出皱巴巴的老手，去拉清水的睡衣……